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十回 鄭子明計除土寇 趙匡胤力戰裙釵

詞曰： 駒隙長流，人生樂事，天真本是無愁，何用多求。憐他奔波朝夕，甘作馬牛。嘆事逐孤鴻盡去，身與流螢共寄。爭知擾攘征途，頓然化作蜉蝣。追念黃金白玉，縱盈滿，怎肯把人留。

世情隆污，人才難數，功績不能揚父母，身名先辱。憶東陵晦跡，彭澤歸來，姑借瓜田自娛，松菊慶觥籌。何向風塵覓生活，計較剛柔。眼前盜跖，沒後東樓。睹此情由，杜鵑聲斷，血淚滿枝頭。

右調《西平樂》

話說柴榮等兄弟三人，越牆逃出了獨龍莊，正走之間，祇聽得後面喊聲不止，一派火光，無數人趕來。看官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匡胤等起先逃走之時，那廂房左右，人影全無，他的老子正叫董達往前面叫齊莊客，等他眾人到了，方好前門上鎖，後門落門，所以正在前面等候，故此三人走脫，一些不知。及至董達會齊了人，回至家中，把門上鎖，卻好三更天氣，接著正好行事。一行人靜悄悄進店房，舉眼一看，祇有鍋灶，人影全無，連鄭恩吃的生米飯不留一粒。董達十分忿怒，即合了眾人，從後門趕來。這正是：

既不度德，復不量力。

蠢爾如前，無常在即。

當下鄭恩見後面追趕近來，叫聲：「大哥二哥，你看那驢球入的，將次追上來了。那前面隱隱的這個所在，必定是座林子，你們且把傘車推到那邊，等咱一等，待樂子候著，打發他們回去了，前來會你。」匡胤聽言，遂與柴榮推了傘車，望前去了。那鄭恩復又退了一箭之地，望那後面的人，漸漸近來。古云：「人急計生。」鄭恩倒也粗中有細，四下一看，看見路旁有座石碣，將身閃在背後，等他追來，算計退敵。祇見那後面約有百十多人，有的執了燈籠火把，有的拿了棍棒槍刀，各各如蜂似鳥，擁擠而來，四下照得雪亮。鄭恩在暗中看得明白，讓過了第一起人。看那第二起人中，祇見董達策馬提刀，揚威耀武，望前趕來。看看離這石碣不遠，鄭恩即將棗樹舉起，讓過了馬頭，縱著虎軀，躡到馬後，大喝一聲道：「驢球入的，不要來追，請你歸去罷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聽得叭的一聲，董達措手不及，早已頭頂噴紅，腳底向上，拋刀落馬，了命歸陰。正是：

功名難上凌煙閣，性命終歸枉死城。

又有一詩，單道董達私稅強梁，欺公藐法，今日祿終慘死，究何益哉：

欲展雄心迴世間，豈知橫行怒昊天。

當時盡道銅山久，轉盼偏成泡影傳。

莊兵見鄭恩打死了董達，盡吃一驚，發聲喊，圍裏攏來，把鄭恩困在中間，各舉刀槍棍棒，亂打將來。鄭恩全無懼怕，掄開了棗樹，猶如風魔惡鬼，四面混打轉來，正在大鬧。不提。

且說匡胤同了柴榮，推著車子，正走之間，聽得後面喊殺連天，遂對柴榮道：「此時三弟在後，想已遇著賊人，但夤夜之間，未知勝負。兄長且把車子先行，待小弟轉去接應一番，方保無虞。」說罷，除下鸞帶，迎風一晃，變成了神煞棍棒，提在手中，往後飛奔。走至半里之遙，祇見那許多人，果在那裏相鬥——大半的人打圍攻殺，跳躍頓起。小半的人各執亮子，在旁吶喊。匡胤舉動棍棒，上前衝突，不多時打倒了一二十人。鄭恩正在興打，斜眼往圈外一看，見是匡胤來幫，心下大喜，叫聲：「二哥，你用心幫著，休要放鬆這廝。」弟兄並力同心，棍樹往來，一頓落花流水，把百十餘的莊兵，打死了大半。其餘見不是路，四散逃走了。

鄭恩大叫一聲道：「二哥，董達這驢球入的，已被樂子把他結果了。如今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與你轉去，把他一家大小，一齊打發他歸天，倒得乾淨，倘然留在世間，日後便要受累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說得有理。」即便同了鄭恩，重回獨龍莊來。此時約有四更天光景。二人來至董達店中，推開了門，這時鎖已落去，走進門中，望內直闖。裏邊聽得門響，走出一個人來，問：「是何人？」說聲未了，早被鄭恩一棗樹，打做陷餅，看時乃是店小二。鄭恩把那尸骸祇一脚，踢過旁邊。弟兄二人輕手輕腳，蹺將進去，穿過中堂，行至後院。尋著了幫閑，一棍喪命。撞著了女使，一樹歸陰。

二人正走之間，祇見一間房裏透出些燈火之光，仔細聽時，那裏面有人說話。弟兄二人輕輕蹺在門旁，側耳靜聽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董達的父親，正在與他的婆子說道：「可惜這樣的好計行不成，枉費了心思，不知怎的漏了風聲，被他們走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家裏的計行不成，難道路上的計也被他逃脫了不成？祇是多費了兒子的氣力。」老子道：「怪不得咱家的兒子今日吃這大虧，那三個囚徒之中，有兩個甚是凶惡，那紅面的略覺好些，那黑面的狗男女凶狠異常，黑廝廝形兒，就像一個周倉，手中常帶了一株樹木，必定有些本事。想來此時多已結果得乾淨了，咱兒子也該回了。」婆子道：「咱兒子如今趕上他們，但願得皇天有眼，神道有靈，先把這黑臉的鳥男女，多擰他幾刀結果了，我纔快活哩。」鄭恩聽到這句，心中火發，腹內煙生，一腳飛起，把門踢開，跑將進去。婆子一見，抖倒在地。那老兒見了，唬得魂飛魄散，手軟腳酥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！那、那、那黑面的賊徒，來、來現形了，我、我們快些回避。」鄭恩也不回言，提起了棗樹，祇喝得一聲：「老賊，請你回去罷！」啪的一聲響處，打得腦袋邊流出白漿，頭頂上冒出紅水，眼見得不能活了。鄭恩回轉身來，看那婆子，已是唬得半死，動彈不得，舉起棗樹，盡力一下，把婆子打得扁扁服服，如道士伏陰的一般，魂遊地府去了。

那董達的妻子王氏，叫做飛腿狐，因他生來美貌，更兼本事高強，若與人賭鬥，打到難解難分之際，祇消把腿一起，憑你英雄好漢，著腳時便多失手，因此董達娶為妻室，那遠近之人，送他這個美名。當時正在隔房中和衣而睡，睡夢之中，聽得喊叫之聲，猛然驚醒。爬將起來，往板縫裏一張，祇見那房中隱隱站著一條黑漢，打他公婆，又見跳出一個紅面大漢，前來幫助。心中大驚，叫聲：「不好，有賊！」順手往刀架上取了一把鋒利的潑風刀，開了房門，跳將過來，望著匡胤攔頭就是一刀。匡胤不曾提防，轉眼之間，見有利刀飛來，措手不及，往後一閃，讓過了刀。舉眼一看，見是個婦女，方纔定了心，整備返敵。那王氏見砍不中，心下大怒，復手又是一刀。匡胤拈起棍棒，往上一挑，當的一聲響，把潑風刀弔在地下。王氏方纔心慌，正要飛起右腳，望著匡胤踢去，不道匡胤早把神煞棍棒往下一掃，不端不正，已將王氏打倒在地。鄭恩見了，火速上前，把棗樹用力一下，打得說話不出，依舊和衣而睡了。

祇聽得滿屋中發聲喊，那些男女老幼，見此光景，量無好意，思量要逃性命，往前後亂奔。弟兄二人那裏肯放？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一頓打，猶如風捲殘雲，雨飄敗葉。鄭恩又跑進中堂，拿了燈火出來，前後照著，數了一數，共有二十四口的男女，遇著有些氣的，又奉承了幾棗樹。復又同了匡胤往各房裏搜尋，並無一人。搜至那飛腿狐房中，祇見擺著箱籠櫥櫃等物。鄭恩獨將箱籠打開，看見有許多銀子，叫聲：「二哥，快來收拾些銀子，好做盤纏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俺這盤纏盡有，不必多心，況這不義之財，我和你怎肯亂取？今大惡剪除已盡，何必擔擱？趁此去罷。」鄭恩那裏肯聽，尋了一條紅網夾褲兒，便把銀子裝滿在內，將褲腰兒束了，又把那兩隻褲管將來對繫了，包裹停當，背在肩頭，提了棗樹，望外便走。

匡胤執了神煞棍棒，大步同行，一齊出了店門，望西而走。早聞得金雞報曉，星斗疏殘，二人忙忙奔走。趕至一所墳堂，祇見柴榮在內打盹。匡胤叫醒了，把這些事情說了一遍。柴榮滿心歡喜道：「二位賢弟仗此英雄，除這一方的大害，也是極大功德，恩施後人。我們趁今天將發亮，及早行路罷，莫要擔擱在此，又生事端。」鄭恩道：「且慢著，樂子一夜不曾合眼，有些力乏，就在這墳園裏睡他一覺，將息將息，再走未遲。」說罷，丟了棗樹，把那褲兒裏的銀子裝在傘車之上，放翻身兒，躺在那個祭臺石上，竟

是呼呼的睡了。柴榮匡胤也祇得坐在石上，歇息打盹。不提。

且說董達有個妹子，名叫美英，年方一十八歲，尚未適人，生得袅娜身材，嬌美姿色。自幼在九盤山九盤洞，拜從盤陀老母學業，習得弓馬純熟，武藝精通，有千百合勇戰，又會剪草為馬撒豆成兵諸般的法術。董達仗這妹子法力高強，所以橫行不法，霸佔官衢。那一日董美英因往東莊與他姑娘祝壽，留住過宿，不曾回家，因此未知家中就裏。這日清晨起來，正欲作謝回家，忽見一陣敗殘家丁，約莫有二三十個，奔至莊上，見了美英，一齊哭告道：「姑娘，不好了，禍事到了！」董美英大驚，問道：「有甚禍事，你們便這等張皇？快快說與我知道。」眾人道：「咱家的大爺，被兩個凶徒不肯交稅，因此與他打鬥了一場，不道戰他不過，敗至家中。那凶徒隨後便來投宿，大爺與老爺定了計策，要報此讎，不知怎的走了消息，又被他逃了。因此大爺同了我們眾人，追趕上去，誰知反被凶徒將大爺打死。我們又鬥他不過，祇得逃回。於路又打聽得家中老爺太太並合家男女老幼，盡多打死。因此特來報知，望姑娘作主。」

董美英聽了這席言語，一似晴天裏打個霹靂，嚇得魄散魂飛，大叫一聲，暈倒在地，左右急救，半晌方醒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何處來的凶徒，把我父母兄嫂，一門老幼，盡情傷害。這如山似海的冤讎，如何不報？我誓必拿住這賊，萬剮千刀，方消我恨。」說罷又哭。那姑娘從旁相勸。美英那裏肯聽？一面哭，一面分付備馬。原來他的披掛兵器有一包裹，向來帶在身邊，常時防備。當時打開了包裹，取出披掛，全身結束，含淚辭別了姑娘，手執雙刀，騎了花馬，叫那敗殘兵丁前面引路，即時離了東莊。又往錦囊中取了一把黃豆，一把柴草，望空一撒，仗那真言，變成了無數人馬，往正南追趕。趕到這座墳園跟前，莊兵見了三人在那裏打盹，一齊叫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些凶徒在這裏了。」大家發聲喊，把一座墳園團團圍住。正是：

裙釵施本領，要報父兄讎。

當下董美英的豆草人馬，圍住墳園。先把柴榮驚醒，張眼一看，祇唬得心驚膽裂，手足無措，慌忙把匡胤推道：「賢弟快醒！你看四面多被人馬圍住，俺們怎能夠出去？」匡胤正在朦朧，聽了此言。猛然驚醒，把兩目一睜，望那四圍一看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用手去推鄭恩，連推數次，再也不醒，祇得向那腿上打了一拳。鄭恩從睡夢中驚覺，口內嚷道：「誰把樂子戲耍？樂子正在這裏遇著一個絕好的朋友，把那好酒好肉，盡情的請咱受用，怎麼做這對頭，把咱打醒了？樂子須要與他拼命。」匡胤笑了一聲道：「三弟，虧你這等好睡，還在說這些夢話。你且看著，俺們被人算計，已把人馬圍住了，你便怎生主意？」鄭恩聽罷，把虎目揉了一揉，睜開一看，骨碌的爬將起來，伸了伸腰，提了棗樹，叫聲：「二哥，諒著這些人馬，濟得甚事？咱們祇消打這驢球人的，便可了事。」匡胤說聲：「不差。」即便執了神煞棍棒，一齊迎將出來。鄭恩當先而走，早已瞧見了董美英，復又叫道：「二哥，你看麼，咱祇道是甚麼三個頭六隻臂，狠狠的人兒前來打仗，原來是個嬌滴滴的女娃娃，怕他則甚？」匡胤也是一看，果然好個女子，打扮得妖嬈美麗，微帶著殺氣凶形。怎見得：

烏雲緊挽盤龍髻，雙鳳金箍扣頂門。  
身披鎖子連環甲，紅錦征衣綠戰裙。  
胸前光耀護心鏡，勒甲絲條九股分。  
打將鋼鞭腰下挂，殺人寶劍鞘中藏。  
愛騎繞陣桃花馬，兩瓣鋼刀玉腕擎。  
鳳頭靴踏葵花鏡，俏美天然女丈夫。

匡胤看罷，高聲喝道：「你那女子，姓甚名誰？看你小小年紀，有何本事？便敢領兵圍住俺們，自尋死路。」董美英一見，怒氣填胸，喝聲：「強橫賊徒！你休推夢裏睡裏，我乃董大爺的同胞妹子董美英便是。我與你有甚冤讎，將我兄長打死，又把我父母並一門良賤盡行屠害？讎同海洋，痛入心窩，故此我親自前來，拿你這班賊子，碎尸萬段，與我父兄報讎，方消我恨！」說罷，拍動桃花戰馬，掄開柳葉鋼刀，望著匡胤當頭便砍。匡胤把神煞棍棒急架相還。二人殺在當場，戰在一處，約有二十餘合，勝敗不分。旁邊惱了鄭恩，心頭火發，大喝一聲：「潑婆娘，樂子與你拼命。」掄起了棗樹，上前助戰。董美英全無懼怕，使開了雙刀，猶如風車相似，前後招架，左右騰挪，祇見光閃，不見人身。

正戰之間，匡胤猛叫一聲道：「三弟，你保著大哥先行，我與這賤人定個高下。」鄭恩聽言，收住了棗樹，跑到柴榮跟前，叫聲：「大哥，二哥叫咱們先行，他結果了這女娃娃，隨後便來。」柴榮正在驚慌，巴不得這句話，聽了此言，也不顧傘車，跟了鄭恩，抽身便走。那鄭恩當先破路，提起了棗樹，排頭价打去，保了柴榮闖出重圍，往正南上如飛的奔走。這邊董美英正與匡胤鄭恩交戰，眼錯之間，不見了黑漢，偷眼望正南上一看，原來同了一人，闖出重圍逃走去了。

美英一面與匡胤交戰，一面默念真言，用手望南一指，復喝聲：「疾！」祇見那些豆草人馬，呼呼吸吸的望南追趕，趕上跟前，復又打了一個圈子，把柴榮鄭恩二人圍住了。鄭恩心下大怒道：「好驢球人的，怎敢又來討死？」舉起了棗樹，望著四下亂打，打了一回，再也不肯退去。原來這些豆草變的人馬，雖祇一圈兒圍著，卻作也怪，任你打他也不動手，罵他也不回言，祇是裝張做勢的立著，這也不過是妖法所使，助人揚威耀武而已。當下鄭恩看了，心下早已疑惑，挺著個頭，把左邊小眼合上，將右邊的大眼睜著，定睛仔細一看，不覺瞧出了破綻，叫聲：「大哥，你休害怕，原來這些打圍的，不是真的人馬，都把那豆草變成的。」柴榮不知其故，遂問道：「三弟，這明明是人馬，怎麼叫他豆草變的？」鄭恩道：「大哥原來不知，就是那些黃豆柴草變成這許多人馬，你看不出，樂子卻看得出來。就是這董美英施的妖法，他來嚇著樂子。大哥，你莫要怕他，樂子管叫他即刻破滅。」

看官聽著，董美英乃邪術妖端，怎經得鄭恩神眼看破？當時看出破綻，即時返本還原，那些人馬，條忽間依舊現出了黃豆柴草，鋪在滿地，柴榮方纔明白。鄭恩道：「咱們且不要走，等著二哥前來同走，卻不好麼？」柴榮依言，即便等候。不提。

且說董美英與匡胤大戰，彼時又戰了四五十合，尚無高下。復又戰了多時，祇見美英猛可的將手中雙刀架住了匡胤的神煞棍棒，說聲：「住著，我有言語問你。」祇因這一問，有分教——種痴情，撇下了骨肉傷殘，願作秦晉好合。萬般醜態，妄想那英雄品貌，怎管吳越仇讎。正是：

嬌容未遂鸞鳳志，玉體先招兵刃憂。

不知董美英有甚言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